

HOW THE BEATLES ROCKED THE KREMLIN

The Untold Story of
a Noisy Revolution

回到苏联
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

LESLIE WOODHEAD

[英] 莱斯利·伍德海德 著
石晰颀 译

HOW THE BEATLES ROCKED THE KREMLIN

The Untold Story of
a noisy Revolution



回到苏联 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

LESLIE WOODHEAD

[英] 莱斯利·伍德海德 著
石晰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HOW THE BEATLES ROCKED THE KREMLIN:
The Untold Story of a Noisy Revolution
Copyright © 2013 by Leslie Woodhead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英)伍德海德
著;石晰颀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How the Beatles Rocked the Kremlin: The
Untold Story of a Noisy Revolution

ISBN 978-7-5495-6692-1

I. ①回… II. ①伍… ②石… III. ①摇滚乐-音乐
文化-研究-英国 IV. ①J6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5515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解华佳 李 昂
装帧设计:胡 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19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阿特密·陀伊茨基，
我不可或缺的向导与难以置信的朋友。

目录

序 001

铁幕挡住披头士热潮 007

“回到苏联” 020

不服管的音乐和音乐家 034

暴君之死融化冻土 059

长官不让我们听猫王 067

“当我了解披头士之后，我开始信仰上帝” 073

苏联摇滚生于特权阶层 084

我们是披头士一代人 099

人们战胜了恐惧 106

听到他们的音乐，一个王国就此沉沦 114

特啦啦先生 123

改变的时刻到了 138

“我明白这是尽头了” 146

再次伟大 153

那扇门被打开了 158

红场高歌 166

披头士就是信仰 174

世界开始了 187

“杀死苏联的人” 198

约翰·列侬圣殿 205

“该死的保罗·麦卡特尼” 210

“你必须生于苏联” 219

“仍恨洋子” 232

明亮的光 239

描写爱的音乐，改变世界 267

此地有老虎 282

我们一直热爱披头士 303

鸣谢 309

译后记 311

序

莫斯科，红场，2003年5月24日

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上奏响，人们应声呼喊——很多人此时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①，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

“人们感动到涕泪横流，”俄罗斯著名摇滚乐评人阿特密·陀伊茨基回忆道，“这简直是你整个人生的总结。”“莫斯科的姑娘们令我放声歌唱”，当保罗·麦卡特尼唱出这句，下面的观众也齐声合唱，他们欢笑、哭泣、互相拥抱，这首歌曾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入狱、失业、失学，甚至被放逐，如今他们随着歌声起舞。苏联的披头士一代，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停滞岁月中诞生的孩子们，如今聚集到一起来欢迎一个货真

^① 披头士1968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披头士》（*The Beatles*）。——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价实的披头士。“仿佛披头士的灵魂来到了莫斯科。”萨沙·里普尼茨基这么评论，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四十多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红场举行一场这样的演唱会是不可想象的，它最终成真的历程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隐秘传奇。在这个传奇里，披头士改变了苏联的一切，甚至颠覆了整个世界。这也是流行音乐在苏联的几十年困惑动荡历史的写照。这个经历了前苏联七十年统治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潮流往往能驱动变革的地方，外来的西方爵士乐、舞曲、摇滚乐以及诗歌在这里都具有煽动性的力量。早在几十年前，在披头士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之前，领导们就一直提防着流行音乐和音乐人，由此引发了官方文化的捍卫者和那些坚持“非主流”音乐的反叛者之间的奇异斗争。

在苏联崩溃的官方历史中，披头士及他们引发的音乐革命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得到记录，但他们其实是最终摧垮这个政体的重要力量，他们的音乐、形象和精神是这一力量的关键。他们曾被苏联官方查禁，但他们的音乐令人无法拒绝。他们是通向西方文化的大门，他们煽起的文化变革成为最终击垮苏联的力量之一。

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一位披头士成员在红场开了演唱会。在观众席的前排就座的有普京、戈尔巴乔夫以及一群新俄罗斯的领导，那些曾经掌控着庞大的苏维埃帝国，操纵着克格勃这样的组织，将摇滚乐称作“文化艾滋病”并查禁披头士的人们的继承者。那些保守的老头曾经在列宁墓上检阅红场上的军队，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同一片广场上跟着《爱情不是买卖》(*Can't Buy Me Love*)^① 的拍子跺脚起舞。

① 披头士 1964 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的人们恐怕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他们曾经致力于把文化变成政治，并创造所谓的“苏维埃文化”。“对年轻人来说，那里啥都没有，”陀伊茨基说，“没有任何能激发我梦想的东西。”那时的官方文化形象就是发型古怪的歌手，为穿着土气的老阿姨们高唱爱国歌曲，还有跳舞的熊，以及军人大合唱。

今天聚集在红场的披头士世代的苏联人，他们在六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听到了属于他们的音乐。在深夜，他们偷偷摸摸地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BBC、美国之音的“非法广播”，他们悄悄地口耳相传：“哔头士”，“嘢，嘢，嘢”。

作为敢于唱出自己声音的一代苏联年轻人，他们抛弃了来自他们长辈的种种信念。“西方最终打赢了冷战，”陀伊茨基说，“不是靠核导弹，而是靠披头士。”

麦卡特尼演唱会上坐在陀伊茨基旁边的是科尔雅·瓦辛，大个子瓦辛是披头士的铁杆歌迷，他坚信披头士拯救了他的灵魂。“我的灵魂飞向了光明，”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时候，“与披头士一起飞翔。”像很多遁入自我世界的叛逆苏联少年那样，他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爱与和平的救赎。苏联的压抑现实只能给他一间狭小的公寓，他却的自我流放中建立起了“约翰·列侬圣殿”——“只有在那里我才感觉自由”。如今他梦想着将他的小庙扩建成圣彼得堡郊区的一座高塔。

沃瓦·卡茨曼从基辅前来朝圣。在他的少年时代，为了坚持自己的披头士信念，他和父母还有警察纠缠不休。现在他在基辅开着一家名叫

“卡文俱乐部”的酒吧，里面到处点缀着披头士相关的纪念品，来自乌克兰各地甚至更远地方的人们在披头士四人组的招贴下聊着各自的斗争史。如今置身红场，“这宛如奇迹幻景”，他寻找着合适的词汇，“我从心灵深处颤栗不已”。

安德烈·马卡列维奇也在那儿。三十年前他还是学生时他就用披头士的图案装饰自己的课本，并且梦想着要组织自己的乐队。“去搞一把吉他，像披头士那样唱歌，给这个世界狠狠地来一下。”对马卡列维奇来说，他的梦想成真了，他的组合“时间机器”（Машина времени）^①成为苏联最重要的乐队，他们后来甚至到披头士的伦敦阿比路录音室录制了自己的唱片。

那天的红场上是披头士一代人的大聚会。很多人已经是老人，从他们第一次悄悄提到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那几个名字的那一刻起——那一刻他们第一次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很多人已经等待了几十年。

科尔雅·瓦辛跟我说，他第一次看到披头士的影像是四十年前在利物浦的卡文俱乐部（Cavern Club，又译“洞穴俱乐部”）拍摄的一段黑白短片，一段年代久远的粗糙画面。我告诉他那片子是我拍的，他大吼：“哥们你真厉害！”他的脸都红了。

披头士和我的联系由那部短片而起，1962年8月我拍了部两分钟的短片，记录了四个默默无名的年轻人在利物浦某个地窖里大闹摇滚乐的情景。没过多久披头士就征服了世界。但直到二十五年后在俄罗斯，我才听到了那些故事——一开始令我难以置信的故事——关于那几个地窖

^① 时间机器乐队成立于1969年，被公认为俄罗斯摇滚乐的先锋人物之一，并至今保持活动。

里的小伙怎么挖倒冷战大敌的墙脚的故事。

在我二十多年的旅行和拍摄历程中，我历经了苏联的崩溃和俄罗斯的新生，我追寻着一个个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的故事。我发现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宛如瘟疫一般在苏联蔓延，令人难以置信但又不可阻挡，横扫整个苏联并最终一起协力击垮了它。一个故事在我的游历中逐渐成形，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强权如何奋战七十年试图控制音乐，也是关于那个国家为何最终无法控制百万少年，让他们逃脱到自己的世界，沉迷在四个玩世不恭的英国摇滚乐手的音乐里。

我在各处都能出乎意料地发现披头士的影响。在严肃的俄罗斯历史学院里，一位学者坚持认为“披头士风潮冲垮了苏联社会的根基”。“他们帮助了一代自由人能够在苏联成长。”这位学者补充道。

随着我的旅程日益深入，我也时常思考为什么我会对苏联的披头士革命这样着迷。它萦绕不去，深植我内心。当然这是因为那部短片，也是因为很久以前我和披头士四人组的初次相遇。另外的原因是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参军时作为初级间谍学了一点俄语。但除了这些原因，对于我——一个冷战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根本的原因是，披头士革命是属于我这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故事。那时东西方的对立割裂了世界，如今早已被遗忘的核威胁曾经是如此现实。我记得在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在忧虑第二天早晨我能否活着醒来。但最终冷战没能激化，冷战结束后曾经势不两立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缓和。在摇滚乐的伴奏下，西方各国在这个好时代里进一步发展变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前往苏联及各东欧国家工作，包括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在我的一次次旅行中——常常是非正式的旅行——我接触到了那些创造了苏联披头士革命的年轻人。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反动”摇滚乐迷们聚会；九十年代里我跨过正处于混乱与开放中的俄罗斯，那时披头士的音乐终于在一个流氓横行的国家获得了合法地位。在最近十年里我前往俄罗斯的边陲去追寻那个故事，跨越莫斯科以东六个时区，直到曾经对外封闭的海参崴。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动乱纷纷的新国家里，我仍然能发现披头士的死忠乐迷，在那里，十四岁的少年和他们的爷爷辈都坚信“你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①。

这些回到苏联的故事既狂野又有趣，既恐怖又滑稽，既愚蠢又勇敢。这些与官方文化体系的疯狂压迫相斗争的回忆，也是这部历史大戏大结局的忠实描绘。

^① 披头士 1967 年发行的歌曲，首次收录于专辑《奇幻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

铁幕挡住披头士热潮

盛夏午后，在“列侬酒吧”门外，四个穿着苏格兰短裙的男人正在畅饮啤酒。一个卖艺乞丐弹出一段《日行者》(Day Tripper)^①，一个醉汉顺着这首歌的调子勾搭起旁边一个漂亮姑娘，试图勾引她过来跳舞。四个喝啤酒的男人看到这情景暗自偷笑。那姑娘的男朋友看到这情景，有点犹豫。“你可别说错话，”乞丐跟那姑娘的男朋友说，“不然他可会痛揍你一顿。”对我来说这样的情景宛如《便士街》(Penny Lane)^②中的一幕，这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披头士歌曲，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回荡着这段：“在便士街上理发师给客人刮胡子……”

我和披头士的五十多年因缘始于利物浦市中心的马太街，那条小街只是连绵不断的维多利亚年代仓库房子中的一道缺口，仍然带着我记忆中的穷街陋巷的味儿。但现在当我回到利物浦时，它已经在2008年作为“欧洲文化之城”把自己重新包装打扮了一遍，这个高高在上的头衔

① 披头士1965年发行的歌曲。

② 披头士1967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奇幻之旅》。

宛如商标一般挂在它土里土气的老城之上。但在我看来，我熟悉的六十年代的利物浦肯定会对这个头衔嘲讽一番。当然，如今这个城市的这场文化嘉年华必然不是毫无亮点——比方说两千万英镑的贷款丑闻、小题大做的政客、火烧眉毛的恐慌，等等。一个当地文化人很精妙地总结道：“宛如一场失控的家族婚礼。”

在马太街上，毫无疑问“文化”就等于披头士。我像是掉进了一个披头士主题公园。我在“漫步卡文”商场徜徉，经过“空中露茜”小吃店^①，然后发现自己置身“从我到你”披头士超市^②。两位背着大包的耳朵不灵的大妈正在激动地用手语讨论着一个黄色潜水艇的相框。

在披头士专卖店里放着《我想握住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③——还是德语版。在那里我简直要被披头士周边商品淹没：一个阿比路午餐盒，一幅保罗·麦卡特尼邮票大全的复制品，一把1963年的红色塑料披头士吉他，“开价九百多英镑”，我得喘口气。

然后沿着街往下走，就是卡文俱乐部。我似乎感觉到我自己的幽灵挥之不去，那个二十四岁的对未来满怀期待的我。一扇黑铁门上有一个标牌：卡文俱乐部原址入口。我知道它确实在这里，但这扇平淡无奇的门似乎执意要封存我的记忆。

铁门上的一张塑封告示向我说明，为了建造地铁通风井，原来的卡文俱乐部在1973年被关闭，但这条地铁从未开工。这个地方的不幸故事还有很多。它曾经被渣土填满，被改作停车场，八十年代初被挖开

① 源自歌名《天空中佩着钻石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披头士1967年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佩珀军士的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专辑。

② 源自歌名《从我到你》(*From Me To You*)，披头士1963年发行的歌曲。

③ 披头士1963年发行的歌曲。

来，后来又被填上了。看上去就像一个当地喜剧艺人的常规节目，利物浦三十年苦难编年史，以各种苦中作乐的不幸作为点缀。

但是利物浦用坚韧的毅力拯救了这些苦难。那张告示告诉我在这一条街旁边就有新开的卡文俱乐部，“以原址砖石重建”。我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一点我自己对披头士的领悟，以及一些 1962 年的气息。

走下陡峭的楼梯，一时之间似乎老卡文俱乐部的幻影浮现在阴暗之中。低矮的砖砌拱顶就像荒废的教堂里的地穴，看上去确实很“卡文”（俱乐部名称原意为洞穴）。那小小的乐队舞台还是紧紧贴在墙边。但很快那幻影消失了。穿着运动外套的人们在里面喝着啤酒，游客们举起手机拍照。一尘不染的厕所里，在我旁边撒尿的男子对我说：“这儿可都是历史啊。”

回到马太街，一个长得像赫鲁晓夫的大个子走过来：“抱歉……打扰……，”他一开口就确定了我对他的俄国直觉，“我在哪儿能找到‘约翰’和洋子的唱片？”我建议他可以去后面的披头士超市看看，但我想听听这位披头士歌迷的更多故事。

毕竟，我是为了这个才回到利物浦：为我对俄罗斯的“披头士一代人”的探索和研究寻找新的灵感和题材。现在我知道了他名叫安纳托利，来自圣彼得堡。作为“披头斯坦”的代表，他将把我带入他们的世界。

“你为啥来这里啊？”我问他，这简直像开门迎接一个摩门教传教士。“‘哔’头士，对我来说他们就像重返世间的耶稣基督，”安纳托利说，“简直像天堂一样。”他的大脸神采奕奕。“他们就是自由之火，”他由衷地感叹，“是我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传奇。”我想问他第一次是什么时

候如何听到披头士的，但他像个老水手那样自顾自说个不停。他抓着我的袖子，跟我强调：“来圣彼得堡！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然后他就冲去买纪念品了。

此时，一样将我带回我自己的披头士故事起源的东西映入眼帘。在卡文俱乐部门上一角粘着一张小照片，模糊的黑白照片，就像是陈旧的家庭相册里面的一张快照。但我不管到哪里都能认出它：1962年8月22日，卡文俱乐部，这是我拍的片子里的一帧，照片里的人是披头士。

“能上电视一定酷毙了！”酒馆里的那个人说。

这是1962年的一个夏夜，在利物浦的一个酒馆里，已经快到打烊时间。跟我一块儿喝酒的是一个有着迷人眼睛的活泼的年轻人。他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电视的事情，我则对他从事的事情更感兴趣。我得知他的名字叫，保罗·麦卡特尼。

我那时在曼彻斯特的格拉纳达电视台刚刚工作几个月，作为一个地方电视节目的新手，我对电视的魅力感到不知所措。保罗和他的朋友们在附近的那个地窖里的震撼演出毫无疑问是我当时短暂而平淡的演艺生涯中遇到的最惊人的事情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时还默默无闻的四个人在那个地窖里制造出的轰鸣给我的震撼。

我感觉到那个叫约翰的犀利小伙的不以为然，如果我假装成一个媒介新星的话随时都可能被他戳破，所以我低调而且低声地回答了保罗关于我的酷炫生活的问题，并且给前途无量的披头士四人组多买了几杯啤酒。

我的日常工作包括联系各种有意义或者有特色的人，从当地官员到